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叙

此余亡友宣君瘦梅之所著也。宣君負跡弛不羈之才，了抑鬱無聊之運，握瑜懷瑾，寶氣常埋。蒸雲蔚霞，筆花空燦。其人其遇，可泣可歌。前者有夜雨秋燈錄之著，搜羅奇事，掇拾舊聞，瀾翻舌而不窮，水沁脾而畢入。叅軍俊逸，狀鶴舞而如生；開府清新，效猿吟而不可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余爲之叙而刻之。固已價重雞林，譽隆鷓冠。爭先快覩，悅目怡情。方期藝圃，漱芳不名。世而壽世，何意文園消渴，因絕塵而藥麤。蓋續錄猶未梓成，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嗚呼，蒼蒼者何忌才若斯之甚耶！夫造物生才，其大者將以經天緯地，旋乾轉坤。其次亦必藉以作聖述明，承先啓後。至於點綴翰墨，嘯傲烟霞，此其才之小者，似不足爲忌而造物猶故靳之。此何故哉？與其忌之則如弗生，乃旣

生此才以顯鍾毓之奇繼復秘此才以絕用行之路終且絕此
才以故示缺陷之留天道於是乎不可問矣雖然天能奪其壽
天卒不能奪其才則雖不永其年而仍未始不永其才即僅此
續錄一編而宣君不死矣人亦有言詩書者古人之糟粕然舖
其糟而啜其醴後世猶得飲古人之緒餘然則秋水一篇莊生
蝶化春風片什劉子鵲啼卽此足以彌天公之憾初何必謂長
吉之驅心不及曼倩之洗髓也余於是編之告竣而又得一悟
境焉

光緒六年歲次上章執徐秋八月繼馨仙史蔡爾康序

夜雨秋燈續錄後序

瘦梅宣君有夜雨秋燈錄之著今取而讀之見其取材也富其
屬辭也精不啻上於風烟曠澹之中使人之意也消今又出其
續錄八卷余又四而讀之覺富也者益以富精也者益以精而
一種幽曠綿邈之氣溢於楮裏行間秋水方明夜色如洗新雨
初霽孤燈熒然讀竟不禁憮然若有所失蓋維時宣君已歸道
山矣昔嘗疑是書命名之義以爲似有鬼氣然猶謂幽人逸士
不得志者之所爲往往若此蘇東坡一生愛聽說鬼黃山谷所
爲詩詞專好詼詭問雜牛鬼蛇神世間自有此一種異趣非可
以常情測也况是錄所載大都搜神誌怪之流氣象萬千虛實
兼到春雲膚寸秋槎倚天不必問奇字於雲亭可以廣異聞於
石室其書足以千古其人可知矣而孰知賦鵬旣成長沙遽殞

遺草可索相如已終命名之義若合符識其有意耶其無意耶
余抑不知夫涕之何從也宣君工書擅詩名抑鬱不得志前錄
序中言之甚詳茲不復贅第慕宣君之才又深悲其遇讀其遺
書於余心有切切焉不勝悵觸者爰書數言以誌感

光緒庚辰八月既望古越高昌寒食生何鏞蒼升氏識於春申
客次

夜雨秋燈續錄目次

卷一

晁十三

綠綺釣叟

珍珠灑

王大肉

翠綃

羣龍真人

石地翅

碧雲

絳州生

槐相公碑

柴秀才

五升

啞泉

張侍御

卷二

銀變蝦蟆

七首千將

九郎

雪狸

亭婷

海棠詞

一環報恩

鬪公子

小報應

柳建雄石櫛

幽芳娘子

卷三

白雲仙

嗚呼者者

老鷗嘴

聯報三則

鐵簫綠

泥和尚

馮鐵丸

洞房花燭開東西

王西樓仙畫

鞭石祈雨

王母閣

棒頭神

狗兒

閻王斷

別妖樓

秦二官

別銀燈

瓊瓊紫霞貞姑

筓娘

卷四

樊惜惜

玉猿翻筋斗三個半

金婆

牛頭

見錢眼開

坐地虎

粉郎

三十六雷山人

唐玉環

賽嫦娥

蛇膈

司徒如意郎君

賣高帽子

卷五

返生香草

天魔禪院

香憨兒

保赤經

鴈高翔

南樓事犯

泗者

記瑣岡橋後聞

神娥

馬頭生角

貨郎兒

卷六

蓮塘春社

枝娘

鑄神甌

耕硯圖

摩訶縞衣女貞佛菩薩

姜小玉

槐根銀甌

祝大哥

紫葳娘

燕尾兒

趙蓉江可惡

鼈佩

香山七娘子

委婉使者

卷七

靈巖石

髯樵

雙才

忠愛

折齒佳人

小娜

狐俠

三短唱粉牆兒高以青天

插金花

紅鞋

亥氏夫人

謙鳥

牛頭社公

柳聲

郭秋卿

秃尾龍陽

楊柳花三嫂

安三姐

卷八

滌煩香

三好三是

九蓮洲高會

四夢村

牙痛咒

陽穀印

裝金鼠

聲音石

爬山虎

酒泉

韻小

清波公子

夜不收

刀背刻辭

大蛇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瘦梅齋

晁十三郎

浙人晁豫年四十始生一子按諸猶子鴈序士
耶云殆耶年十四温婉如處女美丰儀豫固業賢者人見耶風
致輒嘖嘖稱羨曰不圖負販兒得此羊車中人也耶尤嗜讀每
自塾中歸必經葉畫士之門葉有女名霞姑年與耶等見耶來
必掩門斜睨心好之而不能言耶偶一駐足焉驚其艷心亦怦
怦動以爲娶婦當如霞而亦不敢言會清明師遣之歸又過其
門適霞在門首絡絲機軋軋鳴着藕花衫翹纖足如笋芽薄施
脂粉艷絕靡儔耶顧之魂魄搖搖遮與攀話曰妹大辛苦忍負
此佳節耶霞兩頰微頰笑罵曰小鬼頭速去僕爺爺歸矣旋起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 晁十三郎

掩門郎悵悵行數武輒回首顧無如何也由是寢食不能忘先是里有無賴子張阿虎嘗輕豫懦每假豫資供博費不還久之習爲常見必向豫索阿堵物如索逋狀豫無如何時給之而欲整不能歷近又充營卒益橫豫稍靳卽飽以老拳隣人畏之不敢持公論鄙見之屢矣泣謂父曰父欠若逋耶不奈何橫若是豫曰孺子何知而翁足跡不敢履公庭與之較徒餽在公橐無益也郎默而退潛磨小裁昏刀五寸餘亮如霜雪懷之翌日亮又至拍案槌几叫囂萬端豫惟唯虎起以拳抵翁於壁罵曰老狗誠不負吾鈔然吾虎也虎啞人人又何曾欠虎肉價耶速解橐緩則雞肋碎矣豫妻魏氏亦懦奔救急拔鬢上釵與之虎始凶喝去殆郎歸問鄰人告語始涕泣哭告於諸縉紳及里老之門曰吾父謹愿者張阿虎欺吾父甚矣元天黃地實所共鑒

諸長者斬不一言何與僉曰爾父孺始受若侮若卽不侮我輩耶爾又孺子可奈何耶大言曰孺子行將斬虎矣衆大噉以爲顛戲拍其項曰斯真初生之犢不畏虎耶爾憤憤歸適經葉氏門見霞又倚門立瞰左右無人趨告冤苦繼以涕泣霞初頗以爲鶻突繼見其誠痛轉憐而慰之曰郎曷歸休毋戚戚與若輩較速念書騰達不患無報復日也郎云迫不及待何實告妹吾實愛子入骨髓行將與阿虎拚命故與子訣耳言已嗚咽霞大愕曰爾瘋顛作耶今不敢與爾言卽翩然反身掩戶入耶歸時喃喃私語時惶惶獨行母以爲病心甚憂之一日虎又至適豫在廳事與舖夥會計見虎欲遁躊躇執之辱詈及祖父云老狗爾告諸縉紳奈我何告諸里老又奈我何今日非假我十千誓不釋爾矣言已批其頰勢甚凶舖夥勸豫妻求隣人咸奔救終莫

解忽阿虎倒地腰血暴注蓋郎已袖如霜雪之小裁昏刀乘揪
扭時攢入刺虎脇深入二寸餘虎滾地嘶鳴須臾虎死郎抽刀
躍然起曰死耳死耳殺虎者十三郎也行將自首於邑宰不敢
累隣人時豫方與妻哭隣方與隣詫而郎已奔至縣庭自陳殺
虎狀宰平原公廉吏也宛轉得阿虎諸惡蹟卽呼虎之妻子而
諭之曰殺人者死爰書定例然十四齡童子救父情急手刃仇
怨非尋常殺人可比宰官不得不小枉法若逕論抵吾恐得罪
蒼昊乃據實申憲得緩死明年春出郎於獄減等發配西蜀之
鄆都縣赭衣登程行道酸鼻臨行哭別父母曰兒不肖以一時
憤殺人貽父母憂然兒夜夢紫衣神諭兒曰爾戍三年卽還鄉
愿父母勉加餐毋憶兒損神思兒更有隱曲不敢言惟父母察
之豫哭曰吾懦不自振已累吾兒矣更有何求而不遂耶曰盡

士葉嬰女阿霞兒願娶爲婦曷媒定兒若三年不歸聽改適不
悔也豫曰請痛哭送之去之配所純詣得長官憐不忍以賤役
苦之居二年一日隨長官自東歸歸日暮策蹇行緩過一第宅
有青衣候於門外迎謂曰郎子星月上矣宰官車馬已進城前
無止宿處山行多虎狼郎不畏耶此第爾姑娘家也曷請休止
耶訝甚下而繫蹇於樹隨青衣入閤廠華麗居然世家登堂拜
居停主則一媿媿明醜之好女子序家事乃郎之姑十七歲夭
死者郎依稀記憶曰姑姑尙在人問耶遂見以猶子禮一一問
訊耶之父母辭意酸楚曰吾姪到此亦是天緣旋聞門外有貴
官到門騶從呵殿聲曰爾姑文歸矣可暫避幕內不問爾不出
毋干犯也曰姪猶記姑姑未字何得有姑丈曰痴兒世有女子
老不嫁者耶旋聞吉輦靴鞮窸然進諸婢爭執樺燭出迎少頃

登堂與姑交揖。若久別方回者。旋置酒與姑升座對飲。旋有家
僮數人。叅夫人諸婢亦叅見。家主婦潛於幕隙見其人面黧黑
貌瘠。綠赤鬚飄動如火。虬心甚畏怖。忽以手探面之皮。殼脫落
如蘭陵王之假面具。付從者收去。再睨之。則翩翩美少年。年亦
與姑得少頃。其人忽持爵勞喫。再西大咤曰。何屋內有生人氣。
姑起而歛衽曰。妾有猶子十三。那配於此。夜行無棲。止姑令其
止宿耳。惟夫也。憐之。其人大噉曰。夫人何多文也。豈有骨肉戚
而匿而不見與。呼鄭出拜。伏於地答禮。甚恭曰。大舅可謂有子
矣。呼庖人另具杯酌。設座於右。曰。僕與爾姑同飲。爾則自飲酒
與肴不同也。倉卒主人乞懇乞。懇殷切。問家事。均約畧。以對。旋
有吏人以牒進。令自觀之內。善己之姓名。一切行事。朗如列眉。
至爲父報仇四字。燦燦作金色。又見官至。總兵後。尙有未竟頁。

餘小字姑丈卽攬付吏人藏去卽忽歛歔姑丈問阿姪何不懽
曰姪罪虜耳拋撇高堂罪戾滋甚曰爾嚴慈均康瞻依不遠何
懽也卽翹首呼婢子有善歌者當獻新聲博郎君歡旋見諸婢
擁一紫綃衣人出婀娜而前揚袖而舞引吭而歌歌曰如年夜
如年夜夜漫漫兮風露下桐葉翠飄蕩花紅瀉此中有佳人正
碧玉芳年深閨未嫁你爲底傷心爲何瘦損爲誰牽挂團團歷
兒驀地嬌羞星星膽兒無端害怕無端害怕今夕相逢似霧裏
看花水中玩月夢中打話郎聽其音節已扼腕及覩其面龐乃
不禁掩面而泣蓋亭亭玉立者葉氏阿霞也姑云此婢來未久
莫不與姪有舊否郎問果阿霞耶曰然問何遽至此姑丈云吾
姪不必問蹤跡但言所以吾能爲姪圖萬全乃叩拜陳衷曲姑
丈曰此事良不易然孝子節女神人所欽卽小爲斡旋量不獲

隨卽以大盃斟綠醪曰吾姪飲其半煩夫人以半飲阿霞霞羞
赧不肯飲姑笑曰痴兒不久爲吾家婦此酒所以訂也霞拜而
飲之頰暈紅潮星眸微澀嫵媚更覺動人姑文語姑曰阿姪眼
力不淺哉旋呼吏人上問此事易勾當否曰易耳卽命駕犢車
送阿霞歸主婢握別及諸婢語別皆涕不能仰行時郎泣謂霞
曰霞姑可歸語吾父母云罪子無恙瞬卽歸耳霞請一物爲信
卽解襟上珮玉與之惘惘出門去筵撤引之就寢帷榻茵褥華
煥柔軟少頃夢覺天色微明大驚乃身臥空山一大塚上耳耳
聽鶉啼心傷不已視蹇猶嚙草路旁歸宰署不敢告人是年冬
皇帝生太子大赦天下金雞詔到郎辭別縣宰將還鄉井宰憐
其孝厚贈之比歸則阿霞已依依在父母左右彼此相視恍如
夢寐父母皆問吾兒知阿霞事否爾去後卽如爾志議婚于葉

叟叟不允云爾子何時歸且吾女亦不能作囚人婦事遂寢而
霞竟朝夕涕泣凡有他姓媒灼到門卽欲自戕叟復肆唾罵毀
粧僵臥死年餘矣葬屋後瓌花下今年夏某夜忽風雷啓其墓
叟趨視鼻息咻咻有生氣邀村婦環守之終夜復活斬不肯歸
惟求再死問何故曰吾身已屬鬼家小郎子有珮玉爲信神媒
也叟視玉非家中所有亦非歛時物持示吾吾云此實犬子所
常珮者不識何故在女郎棺中叟始決意以女爲爾婦娶有日
矣爾果蒙天恩以歸耶當告叟爲爾行合卺禮耶又繼述遇姑
事父母始恍然家固有妹待字年十七夭死想死後嫁婿耳阿
霞性質柔順伉儷逾恒事翁姑以孝稱後聞虎子時與匪人黨
漸學爲盜且挾利斧揚言報父仇霞曰丈夫螻蛄本非常計曷
請纓入戎幕以報國恩二老在堂妾自能奉甘旨不煩內顧憂

耶遂別父母慷慨從軍奔沙漠三年官涼州總兵豫夫婦死霞
以良人在外代營齋奠哀毀逾孝子後闕獻亂耶已官中州總
兵百戰賊披靡後以夜戰墮賊陷坑死之霞在籍聞訃先哭後
笑曰妾事畢矣亦投繯死始知當日所見未竟之數頁蓋十三
耶夫婦死忠事蹟故不令寓目然耶否耶傳者忘其郡邑名字
并不知其有子與否惜哉

懷儂氏曰十三耶以負販之子忠孝萃於一身宜其有鬼神來
告撮合良緣俾成雙璧而霞姑於棗花門底鶻突數言默示心
許由死而生由生而死竟有百折不回之概天神地祇當何如
欽敬與俸哉一對玉人忠孝節義亦行其所無事耳

綠蓑釣叟

下阿村之西天長界村之東高郵界也天長南山有王十一者

與邑之呂道南髫齡交長尤莫逆呂本富王素寡賴呂時周恤之呂時年五十遭鼓盆戚王來唁見呂子欣耶貌純諱雖在衰經中淚雨面而氣宇頗佳願以己女蕙娘適欣耶爲婦呂固早謫蕙娘柔婉工操作烹飪時正以中饋慮聞之破涕笑卽挽戚屬爲冰締絲羅焉明年呂病且篤醫藥罔效忽一夕扶病乘盪輿呼健兒舁木箱二簪燈走至王所寒暄慰藉已卽屏人涕泣告之曰僕與君雷陳也頃又以藐孤託我子卽君子矣君卽不憐吾子能不愛爾女乎吾且暮人耳子甫冠物力艱難所不識卽與陶猗業當隨手罄且吾族多虎狼班擁奮遭不測今携來白鏹五千兩預儲君處俟吾子成立當陸續與之乞君毋遽洩言已啓木箱示之則燦燦者皆朱提充牣如其數王矢心自明不負故人託遂收藏焉時蕙娘已十六歲潛于屏曲聞翁語甚

悉心喜翁之老謀深算也是日爲古花朝王卽以廳事左廂爲
呂安榻命女出拜翁甚喜盃酒盤桓強盡一爵明日回病更
劇延四五日遂逝王來唁大哭爲東床擗擋一切皆貼妥欣耶
苦塊涕泣罔知所措心疑翁固善居積者當扁之櫃中潛覘之
惟衣履書籍而已大驚告王王集僮僕族戚同搜之僅于床頭
藤笈中得數百金莫不疑駭或疑其有窖藏也聞欣耶耶茫然
遂以半畢葬事以半爲郎供餽粥一時僕人皆星散族戚咸冷
眼居三年欣耶亦憔悴甚矣鬻宅西小圃得五百金浼水人請
于王願于花朝後二日行親迎禮王有難色曰欣耶葦園吾女
于歸能吸風爲活卽冰以鬻圃告始允其請王于斯時已漸漸
購田畝起厦屋入則廝養出則車馬類大家矣且田有秋賈有
獲貌揚揚自負蓋娘入門性醜貌柔伉儷殷渥而欣耶金漸耗

始猶貸几榻久更鬻衣裳告貸無門一貧如洗時對蕙娘泣蕙娘曰耶無已其走貸于吾父乎吾父向得翁資助人所知也當不汝靳欣耶懷慙試爲之果得十餘千文歸旋又不支再試之得數千再試之得數百再試爲之則丈人大咤曰豎子吾豈若量錢斗耶吾夫婦行就木賴此數貫錢了暮年爾夫婦不自謀生活吾豈能填爾無底壑哉欣耶慟哭歸僵臥聽飢腸雷轉而已時蕙娘正望藁砧携錢回市米覩此狀問而知其詳猶疑老父以謀生鼎墜耳曰耶再去當不汝吝卽憤然曰卿父本不欠我逋負安能屢索無厭耶女癡立久之曰饑究不能忍妾歸謀于父或得小潤澤未可定也女歸甯泣告于王曰壻無能惟老父憐之王對女言與對壻相彷彿且刺刺作斷絕語曰吾非不愛女若呂家兒餓斃拚覆女以終其身女唏噓曰若壻斃女亦

義不獨生曰癡妮子家中少爾噉飯處耶女低告曰父心誠苦矣奈目前燃眉待樸奈何曰兒究奈何耶曰昔之五千金兒亦未敢洩否則早向父討去不知又花銷奚似耳王大詫曰何處有五千金曷不用之曰父忘却耶昔我翁易寶前數日親至我家以木箱二付父存儲之以救壻饑父忘却兒固未忘王大咳嗚曰妮子亂道哉爾翁物故僅留牀頭數百金衆所目覩安得有如許在我處耶論父子情當飯汝若索債父所不懼卽麾之速出女大哭告于母母病甚亦惟有嗟歎了之終不知其究竟王又大譏曰卽如爾言券安在女至是始悉父之狡賴負故人矣忍榜腹盛氣出門歸始以實情告郎郎憤激滄訟師作詞控于宰宰得王賂置不理再控質於庭問何據以女言對呼女至女宛轉泣訴當日寄錢狀宰終以無券不能憑命逐出欣郎大

呼曰爲民上者固懷懣者耶世有其子而忍誣其父者民不敢控也宰惡其懣呼批頰即大罵遂笞其臀而逐之由是夫婦益困貨所居棲茅棚三餐常不給會歲禮夫婦乃挈一兒一女逃荒于斃湖之濱四圍烟綠進止無門時相對泣兒女皆啼乃私議曷對面投繯死當爲厲鬼殺負心人解帶繫路旁枯樹已伸頸就死忽蕭蕭蘆葦中有漁筏釣叟刺船出古貌蒼顏持竿投餌舵尾一僮一婢亦明靚動人嘔啞弄槳方出淺港叟羸見男女將雉經乃大呼曰痴男女有何不了而尋此短見急命僮婢速解救臥地少頃遂甦哀哭曰某固不願生者叟擲竿親來慰問卽藉綠莎坐與絮語欣卽約略訴冤苦叟掀髯大笑曰是亦值得一死耶卽以舟載夫婦兒女同歸村村在綠柳陰中竹籬茅舍阡陌交通室內彝鼎圖書布置安好命僮婢食以魚羹香

糶飯至是始獲一大飽踰數日欣即跼蹐告愧叟呼而語之曰爾尙能受撲責耶曰身已辱矣又何恤焉曰此事老夫卽能了當指僮婢曰若輩亦頗可了之但恐駭俗今設一策使若自投供以快神人何如曰願如翁教卽袖出一詞授之曰驛之邑宰邵陽公能吏也惟性剛愎好上人爾若能如是如是卽拘負心人至雙手還原物矣乃授以計使附便舟抵郵城鴟衣百結同詣宰署坐階下候宰升座決獄欣耶乃夫婦作反目狀始唧噥繼叫號爭競不相下胥役禁之猶喧呶不已宰怒呼執而蹄此之卽大言曰民乃隔省人非隣省之大父母所能轄也公愈怒籤下命答臂又呼曰公答我如民有冤抑能爲民伸耶曰到處官治到處民能答汝卽能直汝耶乃俯而受杖杖畢袖出詞一紙慟哭哀訴聲振堂皇宰閱而憐之命寄居廡下給飲食潛于

幕府議謂隣邦無罪民若何拘至時幕賓某亦智士也極首再
四曰得之矣午夜出盜囚于獄潛教之曰明日官訊汝汝攀天
長南山王某爲竊賊家即活汝于法盜曰諾明日訊盜如幕府
言即飛舟遺幹捕過驪社湖天長宰以事關盜情不敢袒繫王
付捕置木籠中昇歸卽投之獄中王于此時已魂魄飛越自思
生平從不與綠林交涉而羈繫縲洩低頭仰獄吏之尊吏呵之
曰王十一富豪也乃爲盜媒耶鬼使之耳若慳吝當敲爾狗脛
股王懼作書使家人以青蚨遍賂之耗數百金翌日宰升堂鞫
之王大呼曰民無罪宰笑曰吾亦知爾無罪呼盜質之時欣郎
夫婦已潛伏于宰之座後矣少頃盜至垢面蓬頭白睛睽罔類
鬼物見王大笑曰王君無恙耶王云我與爾從不相識盜乃大
罵曰負心奴一作財東卽忘故人爾問巷奚似屋宇奚似屋內

什物又奚似且某年古花朝日既夕我以木箱二貯白金五千兩付爾爾奈何忘之王曰噫是何言與若金乃我女阿家翁留以遺吾婿者豈爾物耶宰即拍案問王曰爾婿爾女安往曰若不肖已雙雙物故矣宰乃呼欣郎夫婦出與之對質而仍繫然于獄王又閃供批頰墮牙始吐其實即勒令繳母銀如數完子銀如數臨釋仍與以杖三百欣郎領銀拜謝將歸公叱之曰若能自立耶曰能曰能即在此小負販吾調護爾曰感甚曰究誰爲爾謀曷明告我欣郎以綠箠釣叟對宰遣人踪跡之至則烟水茫茫伊人已遠後欣郎居郵漸起家成富室而王則樺瘡潰爛餘資供藥餌貧如壻之當日爲里人所不齒云

慎儀氏曰綠箠把釣隱者事也而辭意又近乎儂乃爲人捉刀又何其俗哉或者睥睨冠裳視同兒戲卒使宰官動色趙璧復

完譬之強鱗貪餌而上竿也若王十三者叟視之直驚不若矣
等簪中恐不容此物

珍珠襦

淮陰章楸業賈設酒肆於城北之大道旁供行客瓢飲肆中設
几案頗修潔兼賣鹽豉來其之屬亦有雋味然資太短利亦微
僅供饘粥求小康良不易肆後三椽屋安妻孥肆中覓夥代操
作其妻范氏三娘頗風致間當壚有文君風而楸尤好客凡文
人學士飲其家杖頭費稍缺嘗不過計較門前臨青草灘多叢
葬屋後環大溪植榆柳綠蔭叢叢焉時正夏五值天中節卓午
矣各家皆扃其扉而彼肆獨廠楸命肆夥守門已則廚下烹飪
魚肉將賞節忽有臬司役押赭囚五皆盜魁銀鑰過門遽闖入
坐壚側索飲甚急夥辭以酒甕罄卽拍案擲几大罵勢甚汹汹

夥懼縮頭不敢出楸偕范氏三娘走晚之遽作笑顏慰之曰君等行路亦饑渴甚矣艷景良辰何可虛負若不足較我家已爲君等具盤殮大好開懷言已呼夥出溫酒設匕箸三娘詣內盡以廚中所有者蒸騰捧出味極鮮美蒸餗餠餌供啖嚙曰君等北人耶恐粥飯不足以果腹故以麵食進然倉卒主人味不甘旨乞恕衆囚曰善賢東道哉飲啖均有兼人量盃盤狼藉食已進以香茗旋以大木盤貯溫湯爲衆囚浴囚均鼓舞大歡喜惟不言謝但默詢主人名氏牢記而去門前牧豎咸非笑之楸亦自笑與妻滌器掃肴核安几案而已是年秋忽有褐衣三人至問曰誰是肆主人章楸耶楸應曰某是也鏘然一鳴黑索已在頸上一家大驚妻子號泣遽牽至山陽署始投牘云有盜魁供楸是竊藏家應拘而對質宰出加繫維置木籠中遣兵役衛

之去妻子來送行哭聲震動楸哭曰此去生死存亡未可定也
汝等曷收酒肆聽消息潛命長子携旅費徒步掩淚送登程比
到姑蘇時梁憲已赴金陵權按狴狴是夕即與盜囚繫一處燈
燼昏黑虫聲啾啾心怖怯疑有鬼物夾搏夜午聽鈴柝收聲忽
耳際有呼章楸者聲之老稚不一音之南北又不一似諳熟而
不敢應忽又低喚曰章君忘我輩耶故人耳乃悄應曰某誠章
楸公等何人曰天中節叨擾盃酌之弟兄也遂悲訴曰不圖於
此處邂逅但某犯何罪諸君或知其詳與問嗤嗤笑曰我輩邀
來耳昨臬司庭訊五刑用盡某等堅不承尾云章某乃我輩竊
盜主若拘至即伏而君遂輕忽陷囹圄矣楸云僕向與君等無
仇怨何傾陷曰豈但無仇怨天中醉飽至今不忘且欲酬子之
大德某等爲首若林黑兒郊城人其次囹奴會稽人其三張豹

海陵人其四王子禽沐陽人其五小飲飛大梁人某等皆劇盜
便捷如飛屢拒捕獲斷頭罪顧飛出棘牆誠不難惟自知數到
行就死耳君出獄時卽我輩就刑日也乞君牢記我等姓名歲
時以一陌紙錢一盃濁酒一盂麥飯呼而祭之感深泉壤矣楸
是時始恍然悟曰僕幾驚破胆然公等義士也當勉如君志少
頃天明晨曠透入始辨面目相視悲笑蓋似曾相識舊雨重逢
明夕聞鼓吹呵導輿馬沸騰知梁憲回署林黑兒急脫衷服之
布襦一襲與楸更着囹圄張豹各以布半背與楸耳語曰此中
有物毋擲毋洩洩則不爲君有矣君家對門叢葬處有枯白楊
一株上營鵲巢二其下有古墓石板覆大甕二有寶物可深夜
掘取謂記勿忘言已慷慨泣下楸亦泣旋聞史卒呵叱臬司升
堂皇果有虎殺牽五人出旋有呼己名者亦牽之出庭訊戰栗

不已哭失聲林黑兒大笑且罵曰狗彘奴吾豈忘哉天中節若能以酒肉啖我何得至此因供曰章某誠無罪然某日我等起賊由淮陰過彼家索酒肉不得且以榴花燒我首仇章之來非真竊賊家也我輩死罪量無生機乞供押完案臬司乃慰繳曰子良民無非被累也然亦拒客之小懲脫械縱之楸叩首出者負長子於旅館舉問五人均於是日藥市合子潛市櫛具收五入戶買地厚葬之歸後拆布疋一半贖二視之燦燦者皆金葉瑟瑟者皆珍珠值萬餘金深夜携鋤尋白楊樹下掘之果得囊蓋窖藏也得十萬餘金由是成鉅富移家姑蘇俾子孫就近展墓田祭祀不衰另作商賈不復設酒肆至今淮陰猶有嘍其事者

漢儂氏曰一飯之德至死不忘且報以厚貲彼世之誦詩讀書

往往身受人恩而動以反噬報之林黑兒當啞然大笑於泉臺下也嘻奇矣

王大肉

王大肉魯之青州人江西秦方伯之庖丁也爲人魁岸有膂力苗壯善飲啖故人以大肉呼之當秦甫蒞任也以殿撰後工文詞善嘲謔無流儻至客常滿時芍藥正開折簡邀寮幕開賞花宴飲酒賦詩爲樂客有謔信州張真人者公曰真人是果有勅勒衛耶一客曰僞耳實符籙如米賊家風印堂心雷亦不過如街頭小兒所放大爆竹尤可笑者渠偶徒步詣某村看演劇歸途爲村犬持吠渠欄石塊擊之犬益爭赴奔喘流汗情態難堪公乃折簡邀真人翌日真人乘輿至驛後類貴官輿中插印旗二隨法官一餘亦無他異殷殷晉謁禮魏甚恭公乃伏大肉

於廳事左側空屋中而外加印封故示鄭重預教大肉作猴猶已而激真人至此羅寔真人入座酒數旬頻頻晚印封間公曰是屋所藏何物曰君不知耶是屋向在懸出以惑人故扁之卽愕然曰何前任方伯絕不與某言及何也言已室內瓊燕砂石聲得得公笑曰君信耶真人有黥色卽以箒畫案上如符籙喝曰速勾當來卽問屋內作二人搏擊聲似鬪拳負踰時聲寂實人談笑自若少頃又問屋內拉几案聲登登公笑曰是懸誠惡真人亦曰誠惡旋以箒畫空中喝曰速治速治卽問屋內搏擊似是木器相撞聲踰時聲寂真人乃與公開總暢飲方殷聞吳門風景而屋內突又灑泥聲屑屑公笑曰老懸不長死目中尚有正乙法耶真人大惶恐起身離座擊案一黑手口嚙齒者再卽入座默然忽內又搏擊似鐵器揮灑聲聲甫寂旋聞大聲

鳴鳴似牛在甕中鳴聲頓止公知有異離去揖真人曰乞恕謬浪適屋內作響者人也乃某所藏以驗平陽都功之妙法耳真人大駭曰其人已死奈何公哀求幾屈膝曰速啓戶視之不知何時忽來一鸞鸞大能容石惟嚙口小如燕視大肉鱗鬚內惟辯髮在口外呼之不應曰速出戶再掩即命法官取放賊屋中喃喃者冉而大肉在屋內呻吟呼痛楚矣再視鸞不知何處去惟大肉臥地滿身青紫救甦問之曰其初來一人自壁中擠入頭大身短行步踟躕張口手甚臃腫余欺其短拳擊之竟勇甚復以足踢之翻筋斗仍擠入壁中去少頃又來一人入如前狀面曰哲類壽生手持一河水杖來即痛毆余禦之乃顧余舉首笑入壁中去少頃又來一人頰面長裸體腰圍虎皮褌半面白半面黑通身如之執二鐵器杪有大鐵環各貫五小環纏纏纒纒

纍然余見卽對燻不敢少讓其人甫少却忽又來大黑人滿面
鵝毛管有髯無影如蝦蟇靜貌極惡左執一鏡張右手加箕據櫺
余頃髮如昏然如在黑獄中矣公以此問真人真人大笑曰皆
神耳巡方搗地之流惟挾纒來者乃巨靈神此公至卽至凶之
魅亦難逃遊由是衆始其服筵已留小住遂訂車笠交公又於
筵間折芍藥一枝持贈真人真人覆花於盞少頃盞啓則花去
而小碧筵在焉上云大人寄花來已斯入瓶中供養矣蓋真人
公子回稟其神速又如此越三年可伯移官越中與真人話別
以一符送公曰此可鎮宅用也携至越亦不見靈爽一日公戲
以香頭然之符紙隨騰不能撲滅再轉身則見一小采鳳冉冉
飛空中向西北去翌果真人郵不一函云前符使已回山銷差
矣公何急急也

襖僕氏曰公門之中凡仰承長官鼻息者莫不竭民脂膏飽己囊橐均人而魅者也而大肉齧物獨請之入甕亦何其冤哉

翠綃

皖有傅公子忘其名年十五貌翩翩裙屐風流顧影時有不羣想曾院試名落心憤懣明年堅欲援例試北闈二老鍾愛如掌珍不忍拂盛備車馬適有駱牛二生亦願試北闈者遂厚贖以公子囑之曰携吾兒去仍携吾兒歸功名利鈍所不計也二生敬諾比到都門路左有古剎入而小憩見僧寮壁有緝畫一軸畫美人拈紅豆微笑貌如生公子睨之戀戀不忍去遂一人賃僧寮居之二生另居旅舍相距半餘耳朝夕過從談文甚樂一日公子候二生不至思作狹斜游以破旅寂出門惘惘無所適從忽見騶從甚盛呵叱而來公子避道左見車中一貴官鶴髮

叟也修眉而長鬚寬衣而緩帶問是何年少曰傅某叟驚曰傅
公子耶蹤跡有年先幾至臂願卽過訪尊齋卽下車携公子回
僧寮言詞豪邁跌宕寡儔絕不作衰老態公子樂甚請結忘年
交叟曰善旋呼酒與公子縱談終夜藏圖猜枚色色當行叟自
云胡姓陝庄也家京華有年與公子有夙緣若不以老相見擬
爲歡方長五更雞唱始起與公子訂後約登車去門外候之
嘶晨咸執炬前驅燦若火城由是往來甚密或城南觀劇或飯
肆選優叟擲白蠟甚瀟脫公子欲作東道主屢笑止之旋問試
期近公子意將臨時袍袖脚而叟亦不至一夜卽關入則探人
與公子語袖出擬稿十四作皆典重華貴者曰此物來大不易
子秘之携入闈或有用公子疑陳文曰痴矣直書無礙鄭重而
別及入闈三場題均有照繙而出叟汗面奔喘至私問公子會

書否曰竟作抄胥可愧也曰獲雋矣乞勿洩洩則禍不淺月餘揭曉公子竟中第四名經魁牛路二生康了閱公子文莫不驚詫是非老手莫辨調座師齊爲仙才殷殷留住京以待南宮二生勸公子且歸公子以座師之言對其實戀叟之高誼也二生日催促叟若預和之私謂公子曰此不韃老夫不乏朱提請給伊旅費着一同在京何如公子告二生遂安一日叟忽至問公子曰弟君表表又新折桂美行葭莩戚願以弱息妻郎君漁老夫永焉曰誠荷老父愛但家有兩親當作頭預謀之曰曷隨老夫一至其宅親觀其女公子好否再訂婚議何如曰善即同出門外已有兩車各登其一怒驅衝蹕狡漢後隨過傲街道入一第則閉窗華麗闊闢大家叟下車謂公子入曲廊洞室不知幾落花塢竹籬曲折數處達一廳事其中陳設之燦爛可以炫目

且書爛雙燒羅逾貼地似作喜慶者就座視階下奴子皆鮮衣
厲行立主人久不出公子趨語叟曰主人安在叟笑曰僕卽主
人耳須臾一老嫗珠翠蓬雲黝婢環侍叟曰此山荆也嫗笑曰
公子果英特大家舉止公子卽冉冉下拜并表謝忱旣坐叟曰
僕有愛女翠綰願以之侍君箕帚以報前世德荆婦祇憤不欲
弱息遠隔晨昏故誘君下賁爲蓬舍光公子愕然起謝曰叨近
水清極所欣幸然某有老親前已言之何敢不告而娶叟笑曰
迂矣諭幹僕引公子至曲房澡浴更孝廉章服詣廳事少頃延
施供帳工奏簫韶女僕執燭捧香擲翠綰出巖粧絃服玉佩珠
冠公子偷睨之溫柔婉孌貌類天人不覺心醉乃成禮於羅綺
之叢合巹於香澤之際旣成各屬情好逾恒居三日偶檢繡奩
得香巢吟稿一卷字跡秀潤媚絕類閩秀笑曰卿作耶曰然讀

之皆與大家左芬抗敬服之得暇問駕車回廊邸僧問何往詭
詞以對一日翠繡謂公子曰吾父母無子膝下僅妾能慰情家
中左庫充牣者皆白蠟鑿鑰亦妄司之郎若需用請自取毋告
也數月二生時訪公子不值即僧僧莫知所對一日二生潛俟
僧寤比公子至出而詢之度不能隱以實告二生心共之亦不
知所以然公子回甥館二生尾而迹之見公子下車入一廢第
破院門忽不見迴視車亦杳再深入窺覷則頽垣斷井葺逕迷
離杳無人跡心知有異翌又晤公子告以所見曰是必鬼物宜
早除不然且死我等固無以對君家兩大人也公子駭云此
中亦同如戶實是大家何得如君言且渠家中巨富然則荒烟
蔓草中有如許黃白物耶言已袖擲一銀鏹然持示肆主皆云
是燦燦者佳銀也二生私授以策曰曷往來多運此物藏廡所

以覩其變公子默然二生逼再四明日果如所說兩月餘蓮二
千麻金至皆付僧收之翠繡一夜對燈含顰珠淚縈粉問公子
曰妾身且爲君有死况其他妾見君屢袖銀出不見市物歸然
則地有二心與若妾惟有一死言已沈淵泣下公子慰再四
而女心終不懌由是生回腐恒小住數日奴子來諱多嚙延心
亦畏入懸鄉也忽見雙至正色云妾與公子神氣相通耳妻以
愛女不爲不厚神天在上可鑒此心君若見疑請即去毋自惶
惑公子唯唯否否由是時來時去女於枕上多淚痕公子亦歛
歔歔絕翌又回腐正小臥與二生語話忽陰霾障天雨雹如矢
雷電交作砒訇若山崩谷塌旣而雨霽門外有女子携婢至蓮
首血面敝衣厥履狀亟頽喪遽呼曰傅公子在此耶二生急匿
公子出而應之曰此處無公子曰噫冤孽哉言已大哭抽咽良

久始悲啼而訴曰公子殺我全家以怨報德讀書人何太忍也渠匿不見我然則伉儷之情盡於是與我父母均以科場妄舉觸法全家遭戮惟妾與此婢有宿根僅遁去金丹罰往雪山供苦役五十年始釋來與郎訣耳金甲神在門外妾不可須臾留嗷然一聲玉人頓杳蓋三生潛爲公子以黃芩疏焚告於關神武王之廟甫三日耳明日再視故處則碧血淋漓佛及街砌公子心傷目斷殆若離魂勉試禮謝落第昇銀而歸瓜分之嗣後亦絕不敢入都以孝廉終

僕僕比曰一幹之微猶不可強玩高按癩科者哉狐叟之妄舉其死宜也然施之情太厚報之禍轉烈公子人也究竟於心何安及談此事余忽忽不樂者竟日誠不敢置一詞久之始得十大字傷白精衛脚冤鳩皇遺恨是非不書付之公論

草龍真人

真人姓徐氏吳門洞庭山人父母均業農仙將生之前夕母夢一俊美道流跨青龍到門拜膝下曰某前生有未竟之業願依阿母小住十一年毋辭曰寒門淡泊非能供養羽士者曰來卽安之矣旋聞龍大吟嘯聲異香滿室而真人生貌如善才秉性愚魯且憨跳不能讀三歲父卒母命長子隨大賈學懋遷于西蜀久不歸六歲偶高臥樹下納涼見佃人運水車灌苗頗苦與人戲結草爲人置轆轤上運轉而溝澮皆盈矣問爲隣人作強之不爲也顧生性最孝每晚必贈田家俚語以慰母悶結草爲小人三四置地上叱咤激聲草人自起舞或翻筋斗或打鞦韆或兩人昇一人起或一人荷二人行若提線傀儡戲母藉以破悶于是鄉人咸知其異或疑爲幻化小術耳何足異八歲

其兄漸能寄資歸養母與弟時將伏臘其母預製餽餽爲年節所需命真人坐竈下燒火母則且蒸且製真人刺刺與母語戲結艸爲籠尺餘長頭角屠爪悉具母罵曰癡兒又作耍耶忘所事則餽餽不能熟行將撻汝真人又吃吃笑不休及蒸就一二籠真人必就甌邊索啖嘗其旨否母罵曰癡兒只嗜戲好啖嚼卽不念爾兄在外風霜苦跋涉艱耶如此好味爾兄能啖一二枚否爾卽快活不思自立也笑曰是又何難行將送與兄啖曰風狂兒迢迢數千里能飛去乎曰易耳既寢真人忽不見母大驚視庭戶扁如故而人踪杳竈下草籠亦烏有啼哭達旦隣人正慰問日甫上三竿忽真人嘻嘻笑從門外至懷中出裏衣二襲奉母曰阿兄在蜀無恙嗚代省母臨行囑以此物携歸爲信母見游子衣果己手中纒也且疑且信蓋昨夕真人懷餽餽五

枚潛策草龍御空行頃刻至獨野雞四唱其兄方策馬篝燈自
他肆會計歸途遇之時兄已離家久初不識誰何遽呼兄詳詢
之乃其弟也大怪其來乃言日依堂艸獨對荆花來起居兄長
耳旋進餽既兄驚而啖之猶蒸騰香輒曰此鄉味也胡爲乎來
携之肆將留小筵乃私告兄曰弟以術來最光動卽不得歸矣
曷以一物爲質乃以裏衣付之仍忽忽策艸籠歸由是鄉人漸
疑爲仙或猶以爲幻化不潔信明年真人年九歲上元節與隣
家諸子就楮捕蠶邊爆栗坐談忽假寐醒笑曰燈門燈火大
佳衆晒曰汝夢游耶曰真去亦何艱衆欲窮其術固求與俱曰
去當如吾教曰諾乃以結草之龍引而伸之長丈餘令閉目同
坐其上其五人一年長者十九歲矣性又黠堅囑勿開目旋以
一錢付之曰呵而擲之可得數錢藏諸腰袋中遂同行五人坐

頗穩不搖撼但聞耳際風聲如甲士銜枚赴敵如巨濤澎湃入
海俄頃而至令聞曰果見星橋鐵鎖懸山滿街市輝煌如
火城妙女踏鞠游人如蟻人語皆伴魯音真旋門也忽漸聲促
僕人曰請休乎復令閉曰如教而返罷者中途私語曰是必騰
空也因眸微睨則已墮地在揚州市上矣比曉試擲囊袋中錢
如所言市食免饑徒步歸及至家門摸母錢頓鼻有糞有屎魯
貿易歸者閱風景良不謬也于是鄉人咸大異之是年冬其母
思長子不意真人曰兒當還阿兄歸耳母雖異其神迥不遽以
爲然仙意不見明日兄果歸母驚詢其得歸狀曰昨甫慕弟忽
至蜀省兒怪之曰汝又來耶曰現兄暫歸省母耳兒辭以途遠
且年來無積蓄歸不易否則早歸矣弟笑曰無慮頃刻卽至第
試爲之何害因令兒附其背堅戒閉目時已四鼓但覺風貫耳

露侵肌如奔馬如迅鳥眨眼間倏已投地令兒開目曰兄且歸
吾暇訪一好友去行卽回言訖手持草籠回西去兒乃怏怏躊
躇回今見母猶疑夢中且數日其兄方與母夜話忽卽闕甚急
啓視之眞人歸曰兄之旅囊什物悉在門外可陸續携之進取
入視之果不謬亦不失一物曰弟癡矣兄小住月餘尙擬覓舟
赴蜀覓生活今取物盡回然則使兄坐食何能成人家曰易耳
明日私授兄以黃白之術曰數不過二十萬溫飽成富兒足矣
盈則禍至嗣漸起樓閣購管牀席豐腴厚母坐享其福兄不復
學賢眞人惟獨坐一室痴如木雞鄉人有以休咎問者拍掌狂
笑而已絕不一言次年秋太湖水賊揭竿爲患戰艦如飛焚掠
幾遍縣境多戒嚴眞人乃出戶鄉人請以鄉團訓練眞人曰
吾童子何知也求之有渣下者笑曰吾亦知鄉團乃古法但汝

輩農人向不知兵未見卽張皇一見賊各鳥獸散是誘之來也
推原其故皆不能受約束遷賞罰耳訓練何爲衆力請禦之曰
易耳結草人五百名三尺長持竹竿凡要道皆植立命各家掩
關眠夜午賊果至惟聞格鬪呼號聲天曉賊遁去視草人竹竿
之杪皆有血尸飄湖上如麻賊凶是不敢近一日晨起沐浴拜
母詭呼兄至揖而泣曰母子兄弟闊絕幾年今得聚首良可歡
慶不意巫咸下召刻不能留奈何奈何言已僵臥而逝母與兄
哭之慟時年方十一歲正符夢中言也厚嬪之忽有隣家子自
揚州歸携一草笠送其家問已死恍然曰彼僞仙矣前日晤我
于雷塘坐路旁結草爲笠賣與小兒戴大小皆合其元我方笑
以爲憐彼遽呼曰汝歸與嬪以草笠寄吾兒而量其死哉衆視
笠果眞人手以急發募剖棺則衣冠猶在如蠅蠅云又數年歲

大旱其兄戲以所遺草龍與鄉人曰姑騰之或有驗携俱壇坫
忽雲氣從龍口噴出四合彌天片刻甘霖幾將三尺而草龍忽
騰空霹靂驟鳴聲雲飛去

懊僕氏曰道家噓火旁門也鉛汞方安豐隆在頂未有不慘澹
奇禍者而徐氏子獨能以黃白肥其家或者誼重天倫爲上蒼
所不禁與殆至遺魄吳中賈笠邗上是真神龍見頭不見尾嗚
呼奇哉或云其母易簪前三日仙忽外至自云居武夷歸母死
還踵盡禮苦塊悲啼悉如常人惟匿不見客月餘又別兄去問
何往曰遠甚聞有重見時吝笑而不答

石翹翹

邑有武弟子員甘生東鄉人偶應西山親朋約宴罷目及矣夕
照隰林蒼烟匝地悠悠策馬將近城之西瀑橋爲山水衝斷以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 葦洲真人 石翹翹

二十一

鞭試深淺僅沒髀思策馬可渡焉舉首見一少女在前淡粧素服嫵娜可人生注盼目不移睛女亦目成生挑之曰何處麗人奈何至此女曰妾新寡石姓名翹翹居邑東貝岡之陽門前一樹棠梨花下覆黃茅屋者是也頃自母家歸臨橫流胆幾碎情無有心人以畫幟來迎桃葉耳生笑曰僕馬足甚健馬背甚寬娘子不棄乞疊騎以代雙槩當亂流渡也不然曠野有虎狼多伏莽徒爲卿憐女笑曰君真有情惜太不雅相曰暮色沉沉誰辨爾汝卽如所云果從洵湧澎湃中衝突而過生自後抱纖腰細如楚宮惟冷氣砭肌問卿衣單薄怯風露耶曰然少頃穿城過至其地背岡面水小結衡茅下騎而繫於樹女曰妾家在是請郎少休白板雙扇以簪代鑰啓而入敲石然釭視几榻安詳床上篋篋裯悉備羹鮓魚炊香糯泥粥既破村釀浮蛆設坐

開尊殷殷勸釀曰妾新作文君不意阻影津梁獲遇司馬殆天
緣也如郎不移愛茂陵司圖永好生笑頷之女乃連衣數觥起
立搦袂扣樂曲歌曰秦漢文章得未曾可憐幼婦貌傾城風流
學士知多少別蘇摩挲最有情低昂斷續音節頗妙笑問生曰
郎識之乎生又笑頷之因復舉酒飲生而自飲其臙漑曰更有
新聲願獻郎君乞勿齒俗曰第歌之女乃掠鬢攀裳斜眸欹足
緩聲而歌柔曼婉變妖媚百端歌曰一自叢臺化劫灰高山日
日望夫回芳心似鐵誰能轉不在山隈在水隈歌罷頰暈紅潮
如着雨桃花鮮妍欲滴生云胸懷奇渴有勝於酒者乞早寢嘗
異味女笑收七箸掩闌下帷解衣幄就生狂蕩幾不欲生女顫
聲曰丐郎徐徐妾柔花嫩蕊恐不禁暴雨車已融洽酣暢女枕
上又吟曰今夕知何夕得遇風流子三生精魄中一片斜陽裏

耶肯抱妾眠妾願爲郎死乞生續韻生惟搖首女媚不已生忽
猿馬又動以具示之曰此物又翹翹如石矣女大恚曰不圖爾
表表如此乃胸無墨汁眼抉烏珠雖能言與沒字同拙只可向
三家村畔作鬚牛椿那堪鑄侯芭奇字語言粗鄙不解溫存真
煙凶也言已遽推下榻裸體出門稍逗留卽玉臂掣肘痛幾折
幾昏然臥地比曉乃臥於叢薄衣履拋灑泥水沾濡視馬猶囓
艸未逸也而舍宇全無惟多古碑一座巋然在前字跡漫漶下
有孔津液猶泔泔焉歸吐綠水盈盞病月餘次日行路者見碑
大驚謂向在西郊何時移此而不知乃甘生夜度娘也嗣後屢
懸村之少年後土人藉薪焚之怪遂絕

慎農氏曰昏夜留賓玉肌薦寢魅亦有情甚矣揚袂高歌擁衾
聯句魅又風雅甚矣殆至勘破情人一丁不識那得不反目麾

去噫武夫操雅其取厭討憎有勝於甘生萬萬者魅遇之又當如何哉總之肆惡注凶且爲頑齷不靈之石所擯逐彼翩翩離披楚楚佳人見狂且而避如鬼物者可以怨矣

碧雲

板浦在東海之濱商攢聚市肆迴環巨鎮也商垣每多魅或狐祟驅除不能去有某垣司會計者爲京口姚生性跌宕解詠詩且度曲其所居對房戶常扁問何故則云嘗有狐寄恐屬人曷扁之以緝其擾生笑從窗隙睨之亦烏有然每夕有新詠書碧箋置案頭晨起視箋上已丹黃滿焉中肯處必圈點重疊小有疵累亦間加筆削字跡明媚的是闈秀心喜藏之不敢示儕輩一夕得句云杜鵑啼澈月痕彎紅燭頻燒淚未乾玉馨淒涼翠袖薄那堪消受五更寒明日視翠袖易羅袂二字乃大悅服

私奉瓣香祝於門外曰謗陋之質俚俗之吟荷仙人郢政真化
骨丹也願立雪門乞傳花筆鴛針暗度蟻慕潛申不知許以師
範示弟子否祝罷寂然一夕又度曲唱湯玉茗牡丹亭游園一
折忽聞對房有織指代爲摺板循聲按拍葱印鏗鏘若曲有小
外錯聲必稍斷俾再從頭唱也由是每夕必唱唱必拍如簷溜
微滴斷續無訛生心更喜尤不敢告人夜以香花茶果祀門外
祝曰巴歌俚曲徒形汗顏荷仙人顧誤若周郎愧下士偷聲如
李騷纒梁無韻畫壁有情是又師也友矣乞示芳容下慰鄙悃
祝罷仍寂然一夕偶自他垣宴飲歸酒氣熏蒸渴燥殊甚適奴
子未回乃自解衣衫呼燈喚茗甚急忽見一碧衫女子姝麗端
擊楚楚動人裙下蓮鉤瘦如嫩笋冉冉戶外至篝火然銀缸投
衫掛衣桁淪苦茗掩蚊幃殷勤臻至而啓櫻翻齒含笑不言旋

拳簾出戶聞珠佩，靜猶依稀未遠生。心驚豔冶猶疑爲東人，小
鬢但其時口噤不能言，手足拘攣不能動。殆奴子至，問適遇何
人，并言其狀曰：東人固無此婢，卽有之亦不能出閫外。心知有
異，亦秘不告人。是年秋夜闌將寢，忽聞對戶有聲甚厲，如大石
自梁上墜地，旋聞玉人低語如嬌，篋韻笛呼生曰：莫怕，莫怕。姚
生姚生行將別矣，未免有情。奴張字碧雲，居此有年，市儉俗兒，
向不通語。得君風雅，士足慰無聊。惟新奉文帝勅，將往白下。應
閣差差，峻赴燕臺。從此天涯永離。文几再欲諷瑤章，聆雅奏恐
不可得矣。故與君話別生，大驚喜，詣而應之曰：某在斯，仙容咫尺，
雲山萬重，鶴馭將行，亦知難挽。但小生尸祝久矣，乞示以瓊
璧之姿，烟霞之貌，當倩工圖寫，作水月觀音供養耳。言已，再拜
微聞佩玉錚琤，彷彿褰絙，嗤嗤笑曰：奴曾以眞面示君，甫匝月

耳卽健忘耶生告以未見曰某日醉回誰爲篝燈接衣瑣瑣者
耶奴是也生始恍然跌足悔泣女曰奴與君緣分只此強則召
禍請留其餘不盡之情爲他日相思耳奴去矣君宜鄭重再問
則玉人已遠聞其無聲回房見案頭小箋端書六字曰碧雲檢
衽辭行生裝池小冊遍索名流弁以珠玉始爲人編述之旒辭
去後生來者爲皖之儂薄子鄔三亦舍此窠偶聞同人談姚生
事艷羨之一夕置酒會飲搏戰喧呶俚言污穢曰狐兒可人如
眞姣好當呼之伴寢但多服媚藥春方卽令變相同人止之曰
禁聲仙人非可以觸犯者鄔愈狂蕩咸危之夜靜四散鄔一人
帶醉登榻衆尙在別院搖扇納涼忽聞鄔大呼救人迫切哀慟
奔入視之則臂血暴注面若死灰斃而復甦呻吟欲絕緣鄔甫
交睫忽一紅粧美人來搖之醒自云狐仙願荐枕席鄔心動攬

抱入懷代弛囊服美人忽變爲鐵面偉丈夫短鬚叢叢彪睛灼灼力大如虎翻邸轉身跨之掀幹其後庭纏毒之攻痛極如裂衆視之乃一大鐵錐在穀道中長七八寸犀利無比拔之痛又不可忍急延醫治藥餌費百金始痊

慎儂氏曰緣分至此強則召禍通論也惟翻然而來忽然而去誰能遣此未免有情耳若鄙三者實遇紅粧旋易鐵面固不待利錐刺股而胆已碎矣真惡作劇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於狐何尤

絳州生

河間叟走活無常無鬼眼而能見鬼貌識鬼性乃始與鬼游絳州生好奇士也嘗謂日月麗天河海流地其中飛潛動植無不矚焉惟鬼則不能一竄目耳食雖多眼界終窄乃具羔鴈潔衣

冠走調於叟而問術焉既邂逅見叟之雙眸炯炯作慘綠色鬼
氣盎然低首再拜致辭曰某聞蟠天際地混陰清陽世不能無
人地不能無鬼鬼有時爲人人有時爲鬼而生死判焉盈虛分
焉何阮瞻作無鬼之論無乃固與叟曰易云敞室詩詠屬垣非
鬼而何鬼得正氣爲帥得清氣爲仙得縹緲之氣爲佛得邪厲
不正之氣爲魑爲魅爲夔罔兩然其狀有妍媸其態有炎涼其
品有尊卑陰雲一團奇趣百出人間悅目而鑿心者固無此樂
也曰然則以何術而能見曰不須勅勒不待召呼或對斗耀啖
烏頭或隱荒郊炸鴟炙或舞婦人髮或擲和尚巾或伏地龜步
以兩手握大足女子鞋就地行且招而鬼卽至鬼聲啾啾鬼燈
閃閃鬼影叢叢矣曰招之來矣以何法麾之去曰鬼質虛無以
手搏之如拳敗絮以足踢之如踏軟雲惟擲以男子鼻涕女子

愠羝或對之誦腐爛時文或見之學官人打話卽遠避耳生拜
謝而去叟送之誠曰鬼陰險之物也可友不可狎可德不可怨
子能神悟歸試以法果驗遂揚揚自得謂吾道大明矣而以見
鬼著名嘗謂人云恨無道子妙手幸有長吉鬼才然以詩代畫
刻劃亦工禡鬼如人唐突何罪是年秋適快入鬼國見鬼甚夥
得句亦多偶見一鬼吹洞簫一鬼擊短笛鬼雄負手微步側耳
傾聽句云簫管吹殘惜別聲梨花開過幾清明可憐殘月朦朧
夜嘗有閑情憶柳卿又見鬼搭布幃演木人戲羣鬼指點觀望
高而豆者小魑也句云月黑天邊鬼車叫幔內鳴鉦傀儡跳人
間袍笏也如斯竿木隨身若莫笑此時郭禿轉優游腐錢戲向
羣奴收散塲前村買一醉楓林夜抱粉骷髏又見一鬼曳胡笳
一鬼拍檀板走黑霧中句云每到曉風殘月時喞喞低唱鮑家

詩何如明目還張胆躡着陰雲舞柘枝又見一鬼寬衣深帽類
富家翁一鬼奴代持算盤一鬼拜求資助富鬼驚而却走句云
周韓算法何太精彪鸞刻畫王戎驚老慳高視復闊步袖中腐
鏹分重輕一錢不捨亦細事辜負游魄追隨行噫嘻陰曹乃亦
判貧富閻羅老子多不平又見鬼官隨家僮狎客數輩鬼雖伏
地迎迓乃其階也句云頭上烏紗間不整依稀幻出官人影奴
子狎客苦道隨不到黃泉心不冷鬼雖跪白何所求青猿銀鹿
非其儔裙邊袍笏爾莫羞請築鸞壻鴛鴦悽偶又見鬼子鬼孫
藐焉長二寸許巢於樹杪呼羣嘯舞柘枝焉樹下兩鬼雄男
女披樹葉毛修修遍其體舉手招引吭呼卒不應句云衆鬼啾
啾啼鬼窟氤霧濃雲何太濕猱身樹杪上巢居跳躍飛騰密如
織一寸二寸小么麼只愁海鷗來吞食夜深踏月兩鬼雄任爾

狂呼不相識除非鍾老大嗔呼各鳥獸散遁無跡又見一長鬼
丈餘瘦如枯木以長繩繫小鬼數十數枚拖而行之一短鬼極
肥頭大如甕拜伏道左句云僑如之骨可專車平仲或許狗門
過一體孱瘦一痴肥一體昂藏一短燈一朝邂逅幻絕倫俯仰
雲泥人兩個君手攫得蠕蠕儔爲君禱頌爲君賀繫頸以詛可
憐生置之籠中恐掀簸君不聞黍民作腊其味鮮爨入腹中壽
千年又見兩小鬼戴假面具舞白提一大鬼見而驚懼句云猥
然而人冠傀儡而人衣搖搖如學究亦復知威儀形態非不似
其如心跡瀉况此假面目戴之將胡爲噫嘻見子之面見子心
面不可見心則莫尋又見男女兩色鬼偃倚之狀極醜極濃一
鬼持織相送一鬼篝燈來迎句云色心濃到此時難鬼手馨真
澈骨寒媪室從容偕老否鬼雄來與報平安衣香人影太纏綿

地下新開色界天一樹棠梨花下月低徊猶唱想夫憐又見無
常鬼持雨蓋微步腰挂布袋內貯小鬼乾子無數纍纍如蟻蝨
一枯皮鬼紅纓帽八字鬚爲先導頰公差曳杖逍遙意極閒適
句云似此形骸亦唾餘出君跨下漫揶揄許多夾袋香名姓一
椽提擄到宦途又見一鬼雄路遇極大冥鏹歡忻鼓舞俯拾而
去句云八卦爐中鑄橫財財神威力到泉臺不知續命符拋後
還賣痴狀還買狀又見兩酒鬼一持破傘籠頭一提軍持賞酒
互相樓抱走淒風苦雨中句云色槁形枯入冥途游魂爲變尙
提壺任隨若輩沉沉醉不向東風念鷓鴣其餘吟詠甚多茲擇
其最膾炙人口者錄之詩稿名黎邱雜詠人讀之莫不嗟歎以
謂句如仙而袖有鬼也生亦自負久之雙眸轉碧慘淡晶瑩無
幽不燭隣舍生某素稱頑黠忌生才揚言於衆曰某生恃才傲

物舍康莊而游黑塞乘朋儕而狎烏都目無保公長神隨羅刹
娘是青天而魑魅者也且恐嚇之試其真贗乃乘深夜粘紙爲
方山冠長尺咫剪鬣爲喪者服若斬衰瀉髮披肩塗脂血口潛
詣生生方剪燈坐虛窗榻管竒句隣舍生至燕見生窗外環
而侍俯而窺者皆角嶷嶷髮澹澹口牙二牛其首馬其面者不
可勝紀遂大呼曰鬼鬼驚倒生聞之急趨出無所見惟見隣生
狀亦大呼曰鬼鬼驚倒家人忿至見兩生面色青紫氣將絕矣
隣生昇之去救治終夜漸甦而生扶入室則陡發狂疾藥餌無
靈家人走告於河間叟求援叟曰若所見皆鬼具人形者也故
習而狎之無患彼則人而鬼者也那得不驚破胆與爾速歸休
吾聞之怕恐今夕夢魂不能安也是夜叟入室拂簾將眠聞門
外有嗤嗤以鼻笑者偷睨之則一鬼兩頭首自項而分眼耳鼻

舌悉備又一鬼九頭首環肩而生有男女老稚之別有嘻笑怒罵之聲有閉目沉思者有翹首旁矚者或隱而或現焉又一鬼無首腔中冒火光如琉璃球因風戲舞又一鬼有身有首惟無七竅無四肢渾渾沌沌團滾爲轆轤曼註絕掩關喟然而歎曰公等亦人所假即日所聞夜所見得未曾有乃棄家入太行山終身不敢還鄉里絳州生亦裹糧尋師不可以踪跡

懊農氏曰葉公好龍見真龍而却走絳州好鬼見似鬼而心驚噫嘻遠者墟墓近者市廛赫赫冠簪堂堂輿蓋亦難免無此輩往來既不能遺世獨立又不能除惡務滋惟有混跡匿影強與之周旋而已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彼衣羅帶荔路側擲揄者又奈我何哉時夜柝將闌燈昏如豆瀟瀟風雨虛窗夜寒此中有人讀山經而繙鬼董吟魂搖戰久之

槐相公碑

沛甯官路之側植古槐一株枝柯鐵鑄綠陰團團千年物也明初開國大帥某駐兵於此將剪伐作薪樹下住黃媪老且癯又無子時烽火載道斧斤在門媪抱樹而悲涕下成血將士憐而止夜夢一角巾少年拜謝曰感爾大德願爲姥子啣環結草報有日也媪每撫樹而悲曰是卽我之香火裔金陵有藥肆主人李公位生嬌女一名婉姑貌淡雅性貞靜韋布荆釵不殊仙偶年十七矣待字深閨而未得良匹忽有秀才至操魯音頗備儻自云槐姓從者呼爲相公殷殷具羔鴈謁願依宇下爲懸壺計公始謔相公工青囊非僮事黃卷也允之而醫術頗神膏肓之疾斟酌輒愈贅疣之碍摩挲立除遠近無貧富無老稚貴賤咸呼爲相公蓋越人有替身也年餘獲謝資千餘金遂與公合肆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 槐相公碑

二十九

而利乃倍相公繾綣漿洗飲食調攝咸賴婉姑心德之公偶置酒飲相公曰君年冠矣宜婚娶僕有愛女君所習見者願媒而贅之老夫亦可以骸骨相託相公再拜曰蒙公蘭蕙下匹肅艾翁德誠厚矣哉慚非玉潤愧侍水清耳隣有柏孝廉願爲月老遂諏吉行合巹禮由是居甥館三載內外無間言伉儷亦殊得矣遽捐館相公以半子爲嗣衰絰執杖登踊哀慟逾於孝子葬事畢遂獨有其肆明年變生子二錦挑對襟玉刻雙璋其樂無極又九年忽謂婉姑曰僕魯之沂甯人也幾謂爲此閨樂不思故山矣家有老親草露風烟行將束裝歸以慰倚閭望卿有子不爲寡有家不爲貧如三年不回卿自適毋輕化望夫石也婉姑戀戀繼之以泣曰夫君居沂何處如春水方生而安艦不至妾當携兒子訪君耳曰涕之城闌南官道左有黃媪結草爲巢

者是吾廬也乃忽忽話別柳枝遽唱萍梗遂飄烟樹迷離神傷
不已三年黃犬之音終乖青蛾之愁愈劇燈花夜卜鵲語神占
彼藁砧兮竟不唱大刀環也其時黃嫗已年踰古稀龍鍾衰朽
行將乞食是夜忽夢前角巾少年來稽首膝下曰兒遠遊有年
翌即報母恩幸勿空臂失明日媿果携兩子買舟艦二載什物
運重資來尋夫主走訊於源之市上咸云此閩茂才文士向無
姓槐者倏忽聞已至媪門首問此間有黃阿姥否曰老身是也
誰家娘子下顧蓬門至此若何曰吾夫槐相公臨別時囑云家
在姥側乞指南耳媪笑指槐樹曰卽此便是爾夫言已樹孔中
擲出衣冠靴襪婉視衣猶有己之針線跡蓋相公已仙蛻矣乃
抱樹大哭淚幾成斑如瀟湘竹云媪又告以夢中朕兆媪收淚
再拜曰姥乃吾夫之母卽兒之姑也願依姑爲活呼其子拜媪

以王母禮旋解囊出萬金卽於樹旁臨華屋奉媪以居二年有客自長安來寄一篋至云相公在彼處作醫士活人甚衆頃隨赤松子游王屋山去託寄回茯苓一斤丹藥一粒媪與媪悲且喜始知相公尙在人間也分服之媪髮白轉黑媪姑光澤逾妍二子倍聰穎善讀媪壽百有二歲始歿尙親見兩假孫掇巍科登仕版爲門閭光二子卽冒媪姓爲黃世其家余游東魯方到沂遇芙蓉生邀游市廛見古槐尙在生指示曰此槐相公也余流連瞻眺見樹外護以朱闌瑩以碧石有豐碑岬然立上鐫壁窠書曰槐相公余意此往來蚩蚩者所共覩耳比到兗郡與諸幕府偶話及此曰樹旣蒼古碑字亦佳衆大詫以爲謬堅執爲有咸非笑之翌又履沂而詣故處則樹在而碑杳然紅關碧石亦復烏有回思曩跡如在夢中或云相公有靈將索子椽筆始

示此幻相與是耶非耶

慎農氏曰霜柯鐵幹無情物也乃涕上依黃則申烏養白門墻
李獲訂鸞儔固不待拋角巾寄丹藥而已知其爲情種矣跡雖
近妖然得情之正故河山更易而歸然獨存卒能享上壽獲令
名固也何其幻哉昔吾鄉北觀尼庵也庵有大銀杏一株亦數
百年物一日老比丘尼某師夢一少年拜別曰吾樹神也將託
生於姑蘇顧氏爲子名某字某某年入泮娶妻某氏生一子一
女某名年二十一歲仍歸去來永依淨土幻身枯槁乞師也調
護之師醒而默識明日視樹漸憔悴葉瞬落矣枝忽枯矣衆謀
伐之師禁止不許十九年師法臘已六十餘往朝南海歸道出
姑蘇姑訪之果有顧氏子如所云彼之生樹之枯日月皆吻合
見師至卽欣欣然與之和南宛舊相識見以妻子飯以蔬筍膾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

槐相公碑

柴秀才

三十一

以錢米意殷渥也師臨行潛告之曰吾春秋已享一朝殞謝誰
調護爾夙緣易了毋忘本來卽應曰諾踰年顧天逝而樹生矣
枯枝再穉彌覺葱鬱此事與槐相公相彷彿

柴秀才

秀才柴進明魯之沛甯人也年三十娶妻顧氏生子一家本儒
素歲歉無館阮囊久虛潛閉自耐閉門儼臥拚餓斃不妄干人
賴妻能紡織餬餽粥焉一日正攤飯眠北窓之破竹榻涼颼颼
然倏忽入夢見兩褐衣人攜至榻畔曰君秀才柴進明耶曰然
曰首稽告乏亦斯饑甚矣茲有閩家五相公慕君風雅願下聘
傳其兩公子脩脯之豐禮儀之隆非尋常比君其俯就焉曰此
鄉閩閩素無閩姓容諮訪而徐商也可曰去自知之無不如願
言已卽曳生起且出曰折簡之折固如是強與二人不甚了了

曳之行如飛出門數武卽迷路徑黃沙遍野日色昏黃瞬息間至一城關車馬錚錚闐闐叢叢人聲嘈嘈非涕之風景也旋至一署檠戟峨峨鐘鼓煌煌儀仗森森非涕之官廨也二人者始告之曰此冥王署君數合盡故誘之來緣生平無過不加繫維且小憩於此乞勿逸我輩入告主者庭訊一二語卽任彼優游無拘束較生人樂耳生至是始大勵道念妻子飲泣椎心而無如何二人入生視左列巨甕甚夥內貯茶湯色慘碧如泥漿一婆子司之凡男女老稚自內出者必掬飲盡飽而去殿上東西列大甕二內亦水東立一濃眉顰髻方其面者西立一秀目長鬚俊其龐者均紗帽紅袍貴官亦如婆之守甕狀惟未見一人飲之生私自移步小爲低徊潛詣婆子相顧大驚蓋幼時乳媪卒多年者婆子問郎君何遽至此生默無以對問湯何名曰此

迷魂湯也凡碌碌者飲此殿上所設者東名元寶湯西名智慧湯不易與人飲故有神司之正絮絮語忽聞堂皇屏風後大吆喝曰誤矣誤矣王所索者兩湯柴精敏非兩甯柴進明也舛錯至此直得撲殺二人者似又爭辨吆喝者且怒豈聲洵洵守甕之二神亦皇急詣屏後望生乘隙趨近西甕揭其蓋持玉瓢痛吸之仍蓋好因遠立其水清鑒影涼鎮心甘回舌本頗解渴吻又欲飲哀甕用金瓢思致富急欲趨近而二神已出旋聞鼓吹鈺箎胥吏已鴈行立王者金冠繡服出而升座間吏呼己名跪拜如禮王訊生均以實對旋以黑索縛二人出王拍案大罵褻衣與大杖臂肉幾脫生代哀之曰小人目不識丁或勾稟筆異而音同耶乞恕之身雖冤死不怨也王色霽慰之曰爾誠仁恕卽此已見另呼二卒送生還人問再拜辭出猶聞王諭曰炎天

酷暑若渠尸未腐爾還向生否則莫宥生偕二卒由他路歸入
門視妻子衰經撫棺而泣親友白衣冠奠堂下生悲告之曰某
在斯無一應者一卒攢入檻具如木首有穴旋出而跌足曰殆
矣君尸已腐如何可生一卒曰不關我輩事楊仍携見王遂快
快出門又由別逕走荒郊足痛楚呻吟不已視天色昏黑路旁
有小廬舍頗修潔一婆子背燈坐續麻二卒曰曷在阿姨家少
休止此行竟無一盃酒一椀羹非冤孽耶隨入視婆子乃守湯
之乳媪耳曰郎君何又來告以故曰此我阿姊之二子也非外
人且市盤飧沽村釀略盡東道誼二卒喜一於竈下然柴薪一
出提甕詣酒肆生問曰姥司湯何擅離曰我輩共四十餘人月
餘始當值頃已交接手者故得逍遙歸也曰爲人樂爲鬼樂耶
曰人有饑寒伺其身操作勞其形嗜好攻其性災患怵其慮鬼

舉不復有此生曰某敬聞命矣亦自願爲鬼雖有絳雪丹返生
香不服也但不知王者許我否婆子思度再四曰見王卽難料
私逸亦無不可少頃一卒持酒歸團團共飲勸釀頗殷婆子以
生意商之曰王明日出謁靈顯郡王數日始返乘此隙可潛往
東郊之樂樂城此中繁華如姑蘇我輩亦將有遠行量無害也
膳畢爲拂榻就寢雞唱起辭婆子如二卒言望東荒竄至城則
人家方啓戶晨炊猶未熟也路側有大剎趨入游覽則殿宇嵯
峨園亭曲折萬花紛其庭干吭噪其樹隨意所至無不賞心坐
一亭額曰嬌春聯云是事要隨緣看寂寂黃泉尙有曉風殘月
得閒還買醉歎茫茫白骨可憐碧海青天坐坡巖適架有筆硯
卽洒墨題素壁曰境僻居然隔軟塵幽泉誰與喚嬌春只愁蟾
魄昏黃夜綠慘紅愁看不真忽一少年角巾素履搖籠滿然風

姿俊麗自後讚譽曰君高人也生謙遜愧鴉塗彼此間訊少年
自云姓第五名誠青州人亦僑寄於此者言已拉生登市上酒
樓對飲傾談酬酢歡甚旋呼一姬至鴉髻盤翠鳳鈎露紅光彩
麗妙舉世無雙以纖指撥琵琶錚錚然唱斷腸之曲歌銷魂之
詞纏綿悱惻爲生侑觴少年曰此間名妓張阮阮也君頗屬意
否曰旖旎閒情吾輩難免惟僕也寡人無纏頭之錦奈何曰易
耳即探懷出白蠟納姬袖生興發吟一絕曰鏡裏眉彎畫未成
春山蹙損不勝情鸞飄鳳泊何曾慣偷下巫山山月明少年欽
佩亦步和曰瓊璧雕鏤粉豕成柳腰纖瘦動人情夜深踏月迥
蘇小一點流螢不敢明生卽索筆書之扇頭以贈妓妓於席上
亦時以俊眸傳情玉指搔腕生心搖搖幾不自主少年微察之
卽偕返妓家囑欸留夜合資不吝代償得暇再晤叙於此耳生

由是宿妓月餘如翡翠之戲蘭苕如鴛鴦之宿池沼爰貼儂倚
恩愛百端私以少年間妓曰彼冥王之第五公子也姓云第五
嘗言耳郎前所游歷卽王家菟裘王責公子嚴潛蓄姬侍於此
幸勿洩洩則殆間妓來何所曰妾本縣令女因父貪婪冥罰到
弱息鵠之虐客之辱所難堪也言已珠淚墮羅袂生代以衣袖
拭之忽外閨鬨婢子至云范太守公子屢招阮阮不至大
怒自登堂索甚急稍延卽擲案揪儿生勸女出女驚悸匿帷避
凶醜突牛其形而虎其貌者衝入叱惡僕拖女出且拳生生不
能忍戟手大罵公子命縛送公堂生云我秀才家非可以擅辱
者公子嗤之曰好秀才迷戀勾欄霸占妓女尙守臥碑者耶正
喧嘩而鬼差已至黑索在頸矣拉見冥王王問誰縱之使逸孰
誘之使淫生堅自承終不敢以乳媪與少年告王云汝至此本

苦冤恕汝且入吾幕亦可以憲令文書相浼卽令一僮導入曲
室帷幄筵簞供具頗豐惟心憶少年高誼阮阮痴情刻不去懷
一日無俚傷身世倦僚池幻遂離戲論一詞云誰能補媧皇遺
恨三生誤三生誤依香人影紅顏黃土泉臺冷落閑賓主琵琶
宛轉相思苦相思苦彩雲飄泊畫筵歇舞忽僮至大呼曰先生
尙倚聲耶王箸火起延燒將至大驚聞火聲拉雜已近窓牖急
携僮奔出視屋後高臺峨峨百尺聳出雲表登而避之甫凭石
欄下窺僮自後蒿揪擲投不測淵碧然一聲懼不知所之越七
日心頓爽神頓清自視小手足臥繩裸中蓋已投生于邠州農
家矣大哭曰吾濁清柴進明也其媿恕云若再言當殺汝遂絕
口不敢言媿姓李氏世有隱德錫名曰言字曰勿言乳名曰秀
祖父在堂翁髮垂雪舍飾弄絲秀三歲伏臘父入城買紅袋浼

文人善宜春帖時祖方負秀於背視父以漿粘帖於戶移東對西不復聯貫秀失聲啞然笑問何故以誤對呼郵學究正之果如所言學究與之問答驚爲宿慧曰君家跨竈之千里駒也十一補博士弟子十七舉賢書十九成進士外授陝之某縣令娶名家女貌端麗生子二女一祖享期頤壽父母健均迎養於署明年道遠至涑甯存問前生妻子尙存子不肖乃迎前生妻而另宅以居上下通稱爲柴阿姥刊前生詩文集自序其首旋卓異弁多冠而王父卒父母亦相繼卒遂回鄉賦遂初優遊泉石冷宦情焉壽花甲歿時告妻子曰吾厭爲人而樂爲鬼卒不可得行又遊太原爲武某子矣兩世光陰渾如彈指年少科第如再世之騰駕異前生之假蹇十六年後汝等當往晤了宿因後卒不知果訪與否

慎儂氏曰柴秀才三世了來去自如可謂奇矣惟平泉花木
不乏舊雨勾欄粉黛尙有情雲昏昏夜臺殊不寂寞特恐淫昏
之公子村蠻蠶蚶又欲以勢利歷窮措大耳爲之擲筆三歎

五升

海州李氏年六十生子誕之日有道士垢面長髯闖焉在戶與
以白粳八斗猶不去曰君家麟喜乞以充闔示方外或可知其
休祥抱示之曰誠英物也將來國器值至二千石可卽以所賜
者爲名曰八斗俾才抗陳思而藐屈宋惟在官莫言升至五升
誠作對矣言已拂袖出固未嘗受其米李鍾愛八斗無比凡所
需者無不曲意承順奴僕稍侮觸卽鞭笞逐冠益驕橫非烝
不淫非淫不樂年十九棄帖畔習騎射補武生父母相繼卒生
遂結匪僻黨吏胥掌勾欄而益無忌憚矣靈臺山麓方氏園圃

向多懸人相戒不敢居時有歌人端木孝廉來遊愛後苑一閣
額曰梅塢宏麗軒敞花木扶疎謀於主人將儲以避暑主人素
器重不忍拂破扁輪爲掃榻焉是夜寂然明夕孝廉方倚劍拂
塵秉燭觀史聽村柝登登甯三轉忽香風四流笙管疊奏瓊佩
璆然達於戶外俄頃數十女子皆娉容修態擁一麗人嫋嫋自
外而至孝廉知有異急問誰何麗人曰司上清秘笈女謫仙也
爾是何人敢近闔闔孝廉自陳來歷麗人搖手曰端木先生長
者何敢相擾我輩去休乳燕嬌鶯笑語因散孝廉晨起卽襟袖
他徒潛以告人生聞之笑曰書痴不了當若僕也遇之早入壻
鄉矣衆大慙慙遂潛住宿焉冀有所遇是夜方午果聞鼓樂聲
呵叱聲革履橐橐聲蓮履得得聲自樓而下窺窺之見男女多
人簇擁至廳事一麗人端坐於寶榻之上樂闋護衛班立莫不

肅然麗人忽怒曰聞端木先生已遠遷何物犬奴亦來窺覷而且一團邪氣腥臊逼人速勾致勿逸有二虎頭男子果持鐵銀鎗破扉繫生出叱之跪伏麗人數之曰張載左太冲劫擄浙安且遭瓦礫婦人唾汝一無賴醜賊乃亦窺犯仙谷耶律當斬首無赦階下噉應三尺鋼鋒已凜然在頸奇冷如冰哀嘶乞命麗人曰殺之汚吾刃然薄懲究何能貸叱擲階下杖一百果有兩豹首人已褫其衣舉白梃將落忽一絳紗美女子搖手曰莫打莫打頃按圖籍渠尙有一乘官轎四面雕闌出頭露頂時也麗人笑而起衆擁之登樓遂杳生繫衣假寐堂下聽村雞唱晨光動始踉蹌而歸每爲人縷述猶揚揚得意以爲雖受階下辱然騰達有時仙人終不敢予侮會歲禡幾人相食生揚言於衆曰李八斗在公等尙憂浮耶問何術曰富家倉箱慳以售奇貨

自居彼殺卽我殺耳乃響應執器械告貸於饒裕之家雖求實挾成畏其橫不敢睚眦之有寡婦戚氏饒於資積殺甚豐生貸之未允生笑曰阿姥飽欲死吾輩饑欲死若有小侮犯能勿悔耶明日率匪衆持火具蠟雉其廬瓜分其蓄罔乃空焉婦慙極潛詣城去訴於邑宰曰不殺此輩寡婦以頸血濺階石矣宰曰諾卽購緜謀致之有名捕黑風素與生狎不爲防一日載酒詣生飲旣醉告之曰繫狗村喬氏二女皆絕色曷乘事機假貸殺謀奪之願以稚者爲君婦風流周公瑾端不懼銅雀春深也曰諾乃於深衣袖刃隨黑風往經深林捕弟子羣出執生縛以組曰某何罪曰宰官待子久矣問誰人首告曰君家寡婦遣折簡招耳天明至署宰出訊諸廷堅不吐實叱以細荆鞭其背血肉交飛惟哀呼曰武生求大父母武生求大父母鞭下如雨惟連

呼武生武生不已一役謔之曰爾究竟掠穀若干石曷明告長官爾五升五升添至何時方已耶聞者莫不捧腹生熬刑萬不能忍遂歷歷承認共爲盜十次共掠穀二千石宰怒以木榜書罪欸鳴鑼擊鼓命自呼於市然後以跣枷木籠而畢其命始恍然悟道士狐仙之語皆預知也凡鄉曲無賴子貌赴赴衿青青者聞之稍稍斂其跡

澳儂氏曰仙人預知何不明告而乃以隱語藏頭露尾若諷若嘲亦謔而虐矣狂且不自警惕不能修省猶揚揚得意殆至酷刑畢命始恍然悟仙人之誑已也何其愚哉迄今海濱劇盜多出世家誠不可解

啞泉

揚州言生名本虛字乍合狂傲成性豁刻寡儔其母夢與山膏

交媾而生既冠嘗謂讀書工制藝者若不以狂言壓倒元白恐
白腹豎子輕易成名誰解奉青衿若帝釋天尊耶一時與之遊
者雖老師宿儒咸遭其虐或面斥人過或背譏人短或以蜚語
譏人閨闈或以考據抑人才禁每逢元旦必焚香禮天誠設誓
曰某三百六十日中若有一時不詈罵一事不輕薄鬼攝吾魄
雷擊吾元無悔也然見大賈富奴必阿諛諂諂惟恐不工見艷
妓孌慮必垂涎設策惟恐不至其卑鄙又如此時將館於饒肆
苦遷延盛夏晚涼散步西郭暮雲在樹夕照啣山信步所之忘
其遠近忽一蓮輿飛至中坐一十五六好女子褰簾斜睇露皓
腕如玉鬢髮如雲尾而行之夜色昏黑已在西山狂風忽起頓
非人逕方疑慮間有青衣數人籠燈而至曰言先生耶棄冠簪
而友麋鹿厭城市而好邱樊小築菟裘頗稱雅潔知先生邗江

名士擬屈玉趾爲蓬舍光乞降臨焉言已拉之同行逕僻林深
旋入一第房宇不甚高廠而續曲精緻艷粲翻階修篁拂檻有
臺有閣不亞不丹葢隱居而華構者也一老婦立燈光中綠紗
韜髻白髮星星饒有道氣見生歛衽曰名流下顧草野何榮生
拜問邦族云曰氏家本隴西先夫子宦於朝以彈劾遭仇家害
熒熒孤寡遁跡山林幸宦橐頗盈賴供饘粥言已涕下旋呼進
饌味潔且甘導至曲房俾就寢息縹緲滿室文具精良一婢來
施枕簟問此何所曰女公子善齋耳問欲請何意曰不知乃衽
何趾而去明晨起之廳事見老婦已先在離婢環侍舉止大家
置酒告生曰弱雛失教擬以西席泐先生榛栗所不惜幸勿吝
春風而以孤嫠見棄實惟盛德生自負曰牖迪後進舍某其誰
但不知受業幾人乞母也明告曰身有一女名曰辨才一甥秦

家郎長女一歲名曰仍吉請趁良吉授以一經免慙忘所事酒
 闌呼女與甥出拜女偏髻醜粧丰脚綽諳生微笑若舊識蓋
 卽昨夕車中人也秦郎年甫垂髮飄巾鬚服美如冠玉又疑羊
 車中曾見此人二子均天穎慧絕書過目卽了了而生則竟日
 以帖括啜暗磨飯土羹弟子竊笑二子幼相處兒時嬉戲兩小
 無猜乃眠食與共毋嘗笑曰好一對能言鳥如解語花也自是
 食同牢讀共硯益相憐愛儼小伉儷焉生微窺之頗懷妬忌一
 日私以婢子乞於才才笑而不答又嘗與秦郎論古今舌鋒屢
 屈益懷隱恨故每見其竊竊耳語僂倚送情必僞作正士貌施
 呵叱均笑置之會中秋老婦携婢子赴隣人湯餅會郎得隙託
 故詣內園示才以目才亦逡巡去生僞爲不知者驚行鶴步趨
 入晚之則郎與才方交頸比翼互抱效于飛嬌喘燥音雲情正

熾聞才顛聲曰耶何急急兒終是秦家婦能落他人手耶耶恣
情繼繼且小語曰迫不及待妹也生心旌搖戰驚以咳唾比趨
出而二子亦墮下無復色強紅潮上頰粉汗縈腮冶容猶未能
斂坐略責備以笑曰兒女之愛無所不至於師也何尤曰入告
金萱尙口強否乃拜倒雙雙求師遮蓋且問所求生嚙喘久之
赧赧然曰易耳才夫我而吉兄我當無語秦耶微笑而起曰今
日之事請自隗始艾豸之嘲人之醜兮餘桃之惠君所甘否乃
笑頷其首曰三更月上當於木樨亭下一晤比夕銀蟾東升花
影在地生入園見草施雙丫髻綠羅衫吳縵襪笑以絛扇撲流
螢見生趨就迥迥蕭草爲制方狎戲解鈴鄭大呼有賊且施
拳勇慙視其人乃夜巡擊柝之烏大也烏以爲奇辱生叩頭謝
過猶喧吟不已洵洵遂內闌婢出曬喝始休生大羞懼神魂欲

卷之十一

飛心胆幾裂晨見二子雙至若無事者然俄頃出才近生小語曰惡惡作劇心甚不安兒有家醜願進一觴爲師也厭驚今夕佳期近已生美允之女呼婢果以酒至媿而獻禮盃中清綠可鑑碧眉一吸而盡味極清潤忽胸若有物梗卡於中痛極狂呼物躍入喉際噉噉方笑而退潛於老婦前曰人之有師原步其行也資其訓誥無行且病嘔幾見臯比座上尙登徒子與蕭史之耶老婦曰然乃盛治鵬召生出而餞之曰屈君久矣曷曾回瀛第乎生默不能對乃酬以脩羊跨以牝蹇比出山蹇蹇逸生墮地憤然回望香巢已失所在惟荒苔虎跡鳥聲啾啾而已爾時奔回一家歐陽生以手指口嗚嗚啜啜憤激成痲臥榻頭爲一荷衣道士自謂和緩遵迎視之曰子所遇者鸚鵡秦吉公之精靈也子所飲者瓊智慧導狂疾之疇泉也非菩薩楊

揚枝水飲之不能瘳生痛詆竺乾立命麾出當生之館白氏也
人以爲適仇人戮其妻已竊與隣子私至是盡藏其筆硯收其
刀械白晝青天公然導隣子入帷生大怒將擒而治之隣生驚
起齧臙一足中生胸吐鮮血殷然倒地家人問狀不能語誰何
惟以手搯心呼荷荷而死妻遂醮

懷僕氏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然覩其颿波若問上皇似是有
情而於言生何無情哉然則狂且喋喋動則傷人彼鳥有知真
先世曾身受其害者乎不然何報之毒也昔有某甲以訓蒙爲
業而能媚居停主人人多邀之主人婢頗麗頻承命送茶湯果
餌於甲甲艷之每見婢至必躑足拈髭痴笑吟哦曰春色惱人
眠不得婢不解然厭其頻煩潛告於主人曰西賓可笑詩究云
何解曰爾莫問究竟若渠再如是汝第對云月移花影上闌干

翌午婢至甲又吟前句醜態畢呈婢如主言吟句而退甲大喜
趨曳婢袖曰爾有情耶乞救吾命爾繡榻設於何處婢以實告
返又以狀白於主人是夕乃匿婢他處主人裸體眠婢榻甲果
魑魅至榻畔曰花影來矣月安在耶主人捻鼻作嬌聲曰月固
在此速上闌干甲掀帳撫摩驚觸主人勢硬如鐵堅如杵矣卽
騰起執之問誰何甲知爲婢所賺乃哀告曰頻年芻豢報稱殊
難知東君有斷袖癖願以後庭奉獻主人笑曰先生休矣僕病
未能也噫師道最尊亦何無恥俗諺有云鑽天求弟子遍地出
先生言者寒心聞者勿罪

張侍御

明季吾鄉有侍御張公吾母之四世祖也忘其諱髻齡善讀貌
岐嶷有鬼自嘗如廁有小鬼長尺許體短臃腫如冬瓜而尖首

銳如欖橄果陳百戲於前公笑以手撫之曰小兒乃小頭鬼應聲曰大人真大阻又六七歲時日則出就馬帳夕則入侍鯉庭其太翁偶患渴命公提壺詣肆索茗時街橋已三下公不敢違步皓月忘篝燈許久始返太翁問何晏不語面有怒色以甌奉茶畢曳關又出太翁尾而瞰所往則詣一本街土神祠拾斷甕播朱門怒罵狂叫曰爾血食一方所司何事乃容鬼魅侮善生耶行將火爾廟毀爾像劾爾職滅絕爾香烟太翁自後叱止之携歸問狀曰頃自茶肆瀹茗回月色昏黃中見一大鬼猓纏其貌歸窺其體雙耳纒豹皮袖口牙牙髮鬚慘目光閃閃宛與月門兀然坐人家屋瓦上躡足置對面屋簷含笑伸指使兒出其胯下兒叱之不爲動擲以石亦不動無已姑從胯下出故憤憤耳太翁大笑撫之就寢乃潛詣神祠意爲孺子禱而謝罪聞祠

內正敲扑呼號慘楚神拍案大罵曰他人且不可況張侍御耶
翁歸私自奇異而公果穎慧早年掾科甲官侍御屢抗疏劾大
閹權姦側目有直臣風焉又嘗策蹇走南山暮色中見兩鬼
面血口被髮及肩聯臂踟蹰而至意在柳榆公故以手掩面作
頹唐狀姑覘其變鬼至冷氣侵膚泥沙屑屑嘶鳴將伏公齋
以真面示之鬼大驚呼叱曰張侍御速退相曳急遁誤絆蓬
顆連連頃跌頭碰石上鏘然有聲數武外猶且跌且走公見之
大笑不已

澳儂氏曰路遇正人見而却走蠕蠕索索猶知敬賢何世之人
以少凌尊以賤凌貴而絕無忌憚耶胆大猖狂直得令社公打
殺

夜雨秋燈續錄卷一終